

余達父 著
周敬 校注

《惺雅堂詩集》校注

母進炎 主編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家族研究之余氏家族系列

科學出版社



余達父 著
周敬 校注

《惺雅堂詩集》校注

母進炎 主編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家族研究之余氏家族系列

科學出版社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惺雅堂詩集》校注 / 余達父著；周敬校注.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5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家族研究之余氏家族系列/母進炎主編)

ISBN 978-7-03-053407-1

I. ①惺… II. ①余… ②周… III. ①詩集—中國—民國 IV. ①I222.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35556 號

責任編輯：王洪秀 / 責任校對：鄒慧卿

責任印制：張欣秀 / 封面設計：銘軒堂

科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 16 號

郵政編碼：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華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18 年 5 月第 一 版 開本：720×1000 B5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25 3/4

字數：468 000

定價：118.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本書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杰出文學家族研究”(12XZW034)
最終成果

本書由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資助出版

本書由貴州省中國語言文學省級重點支持學科資助出版

序 言

余氏家族是黔西北的文學世家，其所屬民族——彝族，自古文學發達，口頭文學傳統和彝文書寫文化在彝族文學和文化史上交相生輝，有歌謠、神話、抒情詩、英雄史詩、經籍文學等流傳於世；而這套余氏家族詩文集校注向我們展示的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另一個面嚮——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中一直未引起足夠重視，而少數民族漢文學研究又是組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全景以及瞭解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文學關係、文化聯繫的重要一環。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母進炎教授和他的研究團隊在這一領域默默耕耘，成果斐然。這套叢書的整理和校注即是他們為研究課題“中國少數民族杰出文學家族研究”所做的先期文獻準備。

余氏家族漢文詩歌的崛起，是歷史的必然。余氏家族所在的黔西北大屯并非一塊文學飛地，家族性的漢語文學創作現象也不是超越時空的個案，其背後有著宏闊的歷史文化語境。唐宋時期，中國漢族詩詞發展到了高峰，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隨著府縣州學向邊緣擴展，各少數民族出現了漢語的詩文創作。但在唐宋時期，少數民族的詩歌創作并未跟隨漢語文詩歌達到頂峰，少數民族古代詩歌的高峰出現在明清時期，其中一個重要標志是在詩歌領域出現了詩人群體和家族詩群。詩人群體中最著名的是維吾爾族以詩人祖乎爾（？—1850）為首的包括尼紮裏、艾裏畢、孜亞伊等詩人的祖乎爾文學小組。家族詩群在各族中涌現，如壯族的張家詩群，包括張鴻翮（康熙五年即 1666 年舉人）、張鴻驍、張友朱、張滋、張鵬展一門幾代詩人；土家族祖孫詩群，包括田九齡、田宗文、田玄、田甘霖、田舜年幾代詩人；莫與儔、莫友芝、莫庭芝的布依族詩歌家族；余家駒、余珍、余昭、余若琬等的彝族詩歌世家……

中華文化是由四大板塊結構組成的，這就是中原旱地農業文化圈、北方狩獵森林草原遊牧文化圈、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其中，中原旱地農業文化圈是中華文化的主體，其他三個文化圈呈“匚”形圍繞在主體文化圈周圍。中原與邊陲在各自的版圖上有不同的文學發展脈絡，但在中原漢族的強勢文化影響下，少數民族文學時常與漢族文學交匯和碰撞。明清兩代，漢文化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影響達到高峰，在土司制度、“改土歸流”與府州縣學、科舉應試等一系列政治和文化舉措之下，西南少數民族開始與漢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特別是土司家族，他們必須遵循中央的文

教政策，學習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族文化，在這個過程中，部分貴族知識分子開始用漢語創作，一批品質不俗的漢語文學作品涌現。但由於邊緣文化圈的詩歌各有其民族文化背景，這就使得不同邊緣文化圈的詩歌呈現出各自的特色。就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而言，這裏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又分成青藏高原文化區、四川盆地文化區和雲貴高原文化區，處於我國地勢第一、二級階梯，地形複雜，喜馬拉雅山、昆侖山、祁連山、橫斷山脉繞在邊緣；中間唐古拉山、岡底斯山、巴顏喀拉山把高原分割成許多盆地和峽谷；平行南流的怒江、瀾滄江、雅礱江、金沙江、安寧河等河流將雲貴高原切割成支離破碎的峽谷和臺地，峽谷深凹，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經濟生活分為三種類型，即高原牧業型，以遊牧及相對定居的牧業為主，輔以高原農業和馴養業，糧食以青稞為代表。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的各文化區內，有若干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子系統，如藏族文化、彝族文化、納西族文化、佤族文化等，個性色彩相當濃郁，風俗五彩繽紛，節日琳琅滿目。藏族的天葬，彝族的家支，納西族的阿注，佤族的過去的人頭樁，景頗人的目腦，傣家的竹樓等，莫不獨具特色，神秘誘人。這種地形特點深深地影響了西南各民族的文學，民族漢文詩詞也不例外。

余氏家族漢文詩詞就是顯例。作為土司後裔的畢節余氏家族，在大屯修建土司莊園，藏書過萬卷，並設立家塾、延聘塾師，積極接納、學習漢族文化。清朝中葉，家族的第一代詩人余家駒考取貢生後，放棄進仕之途，開始耕讀生涯，潛心研習漢文典籍，以漢語作詩，風格集百家之長，又自成一體。後由余珍、余昭、余達父和家族女史安履貞、余祥元，以及最後一代詩人余宏模繼承發揚，余氏家族以詩書傳家的家學傳統賡續百余年。其中，余達父的漢語詩歌創作在家族中成就最高，在西南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其詩取法杜甫、李商隱諸家，又受清代宋詩派影響，既有才情的勃發，又富學識的積澱，加之他生於 19 世紀後期，身跨清、民兩代，親歷社會變革之際的風雲變幻，際遇跌宕，命途坎坷，他的詩歌中別有一種歷史縱深感。余達父之前還有余珍、余昭兩代詩人。余珍與父親余家駒志趣相合，二人都寄情山水，詩歌創作的題材和風格也比較相似，喜於山水田園詩中獨抒性靈。余昭，是余氏家族繼余家駒的第二代學者型詩人，其詩歌創作題材豐富多樣，筆力剛健，氣韻雄厚，部分詩作民族特色濃郁。值得一提的是，余氏家族 6 代 7 位詩人中有兩位是女性。安履貞為烏撒鹽倉土司後裔，父親身居高位並且是當地有名的詩人，安履貞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頗具文學才情，婚後與余昭琴瑟和鳴，詩酒唱和。安履貞詩作不多，但文辭清新，情感細膩動人，又不乏民族女杰的豪情，是余氏家族的第一位女詩人。余祥元的詩作藝術性雖不及曾祖母安履貞，但語言真摯、樸實，用詩歌記錄下了個人的命運沉浮以及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變遷。總之，余氏詩群的漢語文詩歌受中原文化的強大影響，自不待言。但他們是彝族世家，繁衍於雲貴高原，故而其漢文詩詞不能不受地域文化氛圍和

民族文化氛圍的涵化。中國漢文詩歌的一大特點，是對神州大地壯美山河的讚頌。余氏家族詩群描繪雲貴高原的奇山秀水，別具一格。余家駒在《水腦河》一詩中將其描繪得驚心動魄：“奇峰插下黃泉中，飛流沖出青天外。忽然青天入地底，群山無根立不起。欲倒未倒動搖搖，賴有白雲為撐倚。回見天捲作穹窿，疑是天翻來壓己。”這是只有西南纔有的奇觀！《彝族文學史》評余昭的詩：“凡名山大川、雄關險隘、危崖幽洞……無不寄情寓性，發乎於詩。讀他的詩歌，猶如神遊烏蒙山區，給人予攀高峰、涉深淵、探雲海、御山風之感”這可以說是對余氏家族山水詩創作特色的恰如其分的評價。

余氏六代詩人，熟諳漢語詩文典範、體式格律和文學傳統，浸潤於漢族文化，這既是歷史車輪推動的結果，也是余氏家族自覺的文化選擇和文化轉型。余氏詩人的歌詩人生，為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和諧融匯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一種可供借鑒的路徑與可能。與此同時，他們又深知自己作為彝族詩人的文化身份，在接受漢族文化的同時也堅守著地域和民族的根基。余氏詩人在漢語詩文中狀貌黔山秀水、地方風物，抒放山民性情，憑吊先賢，慨歎族群命運，始終不脫彝族的精神文化底色。他們在詩歌中情不自禁地贊頌彝族的黔地歷史文化，余家駒自豪地誇贊：“還來磯石上，坐看魚忘筌。山頂多烟戶，炊雲種天田。夜半燈火起，光雜萬里懸。我自居身谷，如魚故在淵。不出亦不隱，非佛亦非仙。”高原自娛，其樂融融，熱愛家鄉之情溢於言表。

余氏家族的詩稿部分毀於兵燹，流傳下來的大部分詩文經後人搜集整理已經正式出版。不過，因為各種原因，幾部詩文集的各版本都不盡如人意，錯訛較多。且由於不同文化板塊風情的差異，以及時代的變遷，加上用典較頻，詩中的一些詞語的內涵，非注釋難以釋讀，影響流傳。母進炎教授此次帶領研究團隊，對余氏家族6代詩人的8部詩文集進行版本勘誤和詳注，力圖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其文獻參考價值，以期嘉惠學林。余氏家族的詩文集首次完整出版，這對於發掘、搶救、保存和推廣少數民族文學文化遺產有著示範意義，也使世人得以一窺余氏家族文學創作的全貌，相信余氏詩人的高歌長吟必將獲得超越地方認知的廣泛瞭解與欣賞。

期待母教授未來以余氏家族為起點，開拓領域，為發掘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文獻做出更大的貢獻！

是為序。

梁庭望

2017年10月19日於中央民族大學

序

友生周敬君，好學深思士也。誠慤堅毅，志存高遠；博覽群籍，性獨好古。沉潛於地方歷史文獻整理研究，積有年矣。曩曾問余以文字聲韻訓詁校勘之學，執禮甚恭，乃取前修時賢語錄以勉之。

先取宋代名儒張載“橫渠四句”以張其志。其言有四：一曰“爲天地立心”，欲其宅心仁厚也；二曰“爲生民立命”，欲其返本歸源也；三曰“爲往聖繼絕學”，必其行有方也；四曰“爲萬世開太平”，相與宏其願也。

次述業師殷孟倫先生“入門三戒”以勸其心。其言有三，語輕義重。一曰“要耐得住寂寞”。殆小學諸徑，嚮稱“冷門”，欲其熱鬧光鮮者往往斂足；沉潛冷靜者或者可往。二曰“要坐得穩蒲團”。此取譬釋家“禪定”，謂小學之道艱苦漫長。必誠其意，定其心，耐其苦，受其勞，乃可得頓悟之喜，苦盡之樂。三曰“要捨得下名利”。以當今學界，逐流媚俗，屈身取利之風甚熾。求真務實者日稀，蹈虛弄玄者常見。蠅營狗苟，無非名利。此誠良君子，嗤之不爲也。故欲做真學問者，便須忘小利以求真知，棄虛名而全內美。爲人先於爲學，人格重於功利。

次論及學術著述，乃申近代大師黃侃先生語錄。黃先生曰：“著書，必前人之所未曾有，而後人之所不可無。”例諸當代措辭，即爲“原創”，即爲“經典”。此抱負極高，雖未必能至，願學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雖然，亦足以立。反觀當今學界諸多亂象，實令人太息。或逞臆妄說，嚮壁虛造，頻生“概念”，生造“術語”，自詡“前衛”，實爲畫鬼。或弃心腦而用剪刀，變創造而爲拼貼，百納衆家，成我“新著”。自號著作等身，實與盜賊無異。此類惡行，皆正派學人所鄙。須謹記黃先生所言，自愛自重。

於是周敬君尤加奮發磨勵，日益精進。每暮年，其見識學養，便當刮目以視。又聞其日間問事靡盬，難以分身，爲學之事，多賴夜晚，挑燈獨坐，比睡常以夜半。但消得衣帶漸寬，阮郎憔悴，然累積漸深，著述沛然出矣！凡八易春秋，乃成《惺雅堂詩集校注》，又數年，《〈惺雅堂詩集〉校注》亦完稿矣。耕耘自有收穫，苦行終成

正果。

《校注》書成，余幸得先睹之快。乃逐字披覽。每見其嚴謹縝密，一絲不苟；新意疊出，賞心解頤。

于是余有嘆焉。鄉先賢余達父固天資過人，學養深厚，遊蹤及於四海，際遇頗多鴻儒。但因起自荒僻，功名未顯，身後乃寂寥如斯！其詩《惺雅堂集》，亦幾至湮沒。或有人指周敬君《校注》所據版本有限，正不知達父詩集之傳，已若滄海遺珠，雖僅二粒，已稱全部。珍貴無比，何用譏評？今幸有周敬君窮盡八年心血，剋險犯難，傳薪盜火，使其再得光耀於後世，抑達父泉下有知，亦或將心懷感佩，淚下沾襟！

祝賀鄉先賢余達父懸絕百餘年後得遇知音！

七十二叟周復剛^①

2017年春日於三亞

^① 周復剛，貴州師範學院終身教授，歷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貴州省語言學會會長、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

前言

一、余達父生平

1870 年，余達父生於四川叙永水潦，後過繼給余象儀爲嗣，承管大屯，落籍畢節龍場驛大屯（今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大屯彝族鄉）。1890 年，與兄長余若煌同補畢節縣學生員，後六次到貴陽參加鄉試，均落第。1904 年，余若煌被永寧道趙爾豐陷害，蒙冤入獄，被判處終身監禁，抄沒家產。余達父被迫於 1906 年春率一子二侄東渡日本避禍，由此開啓了東渡日本求學之旅。1910 年夏天，余達父畢業歸國，經清朝學部考核，得中法政科舉人。1911 年 11 月 4 日，大漢貴州軍政府成立，不久，余達父被選爲省立法院議員。1912 年 2 月 2 日，貴州憲政黨、耆老會引滇軍唐繼堯入黔，顛覆了貴州革命政權。余達父被迫離省避禍，流落申滬。1922 年秋，因鄉間兵匪頻發，余達父携家入居貴陽，得周素園力薦，“時以法制委員任大理分院推事，尋刑庭長”。1927 年以後，余達父辭官歸隱，輾轉於雲南、貴州兩地，一邊養病，一邊著述。1934 年，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聘余達父爲省政府名譽顧問，余達父舉家遷到貴陽，數月，病逝於貴陽南通街寓所，後歸葬於畢節龍場。

二、余達父詩歌思想內容

（一）憂時憫亂詩

余達父生活在 19 世紀 70 年代至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正是中國歷經患難、飽受欺凌的時代。此時的國際、國內形式都非常複雜。國外列強入侵，攻城掠地，政府無力抵抗。國內官匪橫行、烽烟四起，政府無力平息，致使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縱觀余達父詩歌，大部分真實反映了當時吏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現狀。

1900 年前後，余達父寫下了一首七言歌行《祿州行》，詩歌開頭寫了畢節富庶繁華、民風淳樸的景象。“鎖鑰滇蜀控險巖，桑麻原野稱殷沃。塵市駢闐賈客肩，溪山僻遠幽人躅。代有文章擅鉅公，士能風節無惡俗。”接着寫當年自然災害來臨之際盜

賊橫行的慘狀：“今年災沴困閭閻，嗷鴻滿野哀啄粟。小丑萑苻恣弄兵，元惡城社陰戎伏。橫刀躍馬劫通衢，砍吏探丸斷鄉曲。”此時，已經是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了，政府理當救濟災民，撫恤百姓。但是，朝廷卻派來了一名橫征暴斂、欺壓黎民的命官，“誰知何物一官來，依稀自號彭城族。起家伍卒登令長，恣睢暴戾仍貪黷”“婢媵顏頰舊事多，吮癰搖尾新恩沐。一朝權豪窮搜刮，何恤編氓家路哭”。面對盜賊橫行、民不聊生的狀況，政府反而裝聾作啞，貪圖享樂，置百姓於不顧。“吁嗟呼！盜賊衮衮酣糟曲，嬖邪裔裔披文毅，農夫盡瘁無半菽。死人橫道秋陽暴，血腥腐醢誰能觸。縣公聾閉不入目，椎埋已進珠十斛。橫野老，施鞭撻，乃公事業此收束。回衙按隊鱗六六，輦得黃金壓長轂。夜來自演明童曲，妖姬嬌女歡喧逐。此老胡旋亦捧腹，綠韞絳帟親情篤。”此時，作者憎恨之情難以訴說，“寄貍婁豕嬉天育，鼠狐鷹犬騰羈蹕。穢惡須盡南山竹，寥寥短章焉足述。”在此詩中，面對盜賊橫行、民生凋敝的悲慘狀況，當權者不僅不履行職責，為黎民百姓謀福祉，反而變本加厲，雪上加霜，搜刮民財，徇私舞弊，欺男霸女，魚肉人民。對此，作者在詩歌中加以無情的揭露，表達了強烈的悲憤之情。

1929年，余達父作《乙巳人日春感》六首組詩，寫貴州軍閥周西成當政時期倒行逆施、盤剝百姓的行徑，余達父為貴州人民遭受的無盡劫難痛心疾首。哀嘆貴州七百萬人民的悲慘命運。“七百萬人皆水火，旻蒼懵懵到何年。”歷數周西成主政貴州三年來向百姓征收苛捐雜稅，強征民力的罪狀，作者憤怒地警告暴政可能激起像陳勝、吳廣起義那樣的民變。“勤派煙金承祖制，偏謀薪火入孫枝。一時九款皆追賦，鞭石拔山不用貲。間左長城無此苦，輟耕人起恐難支。”將周西成與他的同鄉大盜楊隆喜作對比：“豈為山川無麗藻，偏容猘獠任逡巡。昔年大盜楊隆喜，今日將軍周繼斌（周西成字）”，指出周西成主政貴州犯下的罪行簡直是罄竹難書，“三年苛政猛於虎，罄竹難書百一辭”。

余達父關心國家治亂，關心民生疾苦，貶斥當權者在其位不謀其政，對統治者驕奢腐敗、禍國殃民給予強烈譴責和批判，對生活在底層的黎民百姓給予深深的同情。這是作者詩歌自始至終都閃耀着的思想主題。《惺雅堂詩集》中反映此類主題的詩歌比比皆是。

（二）紀行詩

余達父廣覽名山大川，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後又被迫留學日本，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謂“平生自寫詩成記，衰病經年稿未藏”（《新秋九日得曼杜書

和之》)。作者每到一處，都留有詩作。《惺雅堂詩集》中，紀行詩所占比重較大，真實記載了詩人的遊蹤。作者的三弟余若琳早年即招贅與雲南曲靖海氏。1894年，作者從畢節啓程出發入滇探望三弟，途經高山堡（位於今七星關區長春鎮）、七星關、平山、野馬川、涌珠寺、威寧草海、盡頭鋪（今威寧縣境）、可渡河、炎方驛，最後到達雲南曲靖，所過之處，都留下了詩作，爲我們指明了一條由黔入滇的路徑，刻畫了這一路上雄奇秀麗的山川景物，展現了這一代的風土人情。

1906年春，余達父率一子二侄東渡日本。他們取道長江，從瀘州經合江、重慶、奉節、三峽、宜昌、武漢，從上海出海到達日本。此次被迫率一子二侄留學，源於1904年長兄余若煌被四川永寧道趙爾豐誣陷入獄。此次留下的紀行詩，更多抒發了作者身世飄零、人生無奈、思念故土的感嘆。

1911年，作者寫了一首《南征》，次杜甫《北征》韻，增加30韻。這首敘事長詩共260句，回憶1910年從北京趕回老家奔喪的歷程，是余達父紀行詩的代表，堪稱余達父作品中的大手筆。作者把個人的歷史、家史、國史融爲一體，真正地成了“詩史”。此詩抒情質樸深摯，淒惻動人。

“履道不避險，任天不卜吉。衰病丁艱難，涕泣望廬室。遙指雲南雲，遂別日下日。”作者離京返蜀爲丁母憂，在“悲風動草木，驚沙振笏筆”慘澹淒涼的氣氛中，“車發正陽門”“倏忽過豐台”“析津駐火車”“頃時出大沽”“換御新銘舶”，從北京到天津，從乘火車到坐輪船，從陸路到海路。“瘡痍被原野”的豐台，讓詩人想起了十年前八國聯軍的“屠切”；“番樓白如雲”“租界日駢闐，幕府久寂滅”的天津，讓詩人感受到了列強之強與中國之弱；“炮臺三崩裂”的大沽口，讓詩人感慨自己“大言參軍國，白望少事實。落落到鯁生，老大固成拙”。

“行行出海灣”“侵晨入芝罘”，從成山經黑水洋（今黃海）到上海到南京到武昌到夷陵，詩人將自己的行程記錄得非常詳細。在芝罘，作者感慨昔盛今衰“秦漢事東封，此間最風物。今日辟商埠，係亡僅一發”，因而“回輪下成山，心緒猶鬱結”；在武漢，作者感慨湖北洋務雖興實績卻並不讓人滿意，在“瓜分豆剖禍，蝸蟬況紛聒”的嚴峻形勢下，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已經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舊說”——“江漢古湯湯，經營今疏闊。雖頗負時名，甘飲原爲渴”“嗟嗟南皮（張之洞）公，安能持舊說”。

接下來，作者“移裝買蜀船”，過黃陵，次洩灘，溯三峽，泊夔門，上涪陵，驚

心動魄，歷盡艱辛，到達重慶。然後“上浮圖關”，轉永寧路，宿雪山關，作者終於在“季冬月二日，脫駕家園輟。倚廬一呼天，哀傷動忉忉”，不遠萬里，跋山涉水，不辭辛勞，為母送終。這首詩的後半部分，作者先追述往事：“回憶五年前，飛光何飄忽。爾時撙家難，手足遭羈絆。東海正揚波，國事亦兀危。家國多艱虞，豈任終愚劣。意欲與世絕，廢食遂咽噎。手携兒子輩，遠遊萬里越。泛海求大藥，或有生民術。風雪辭膝下，涕淚殊涌溢。揮淚出裏門，酸楚猶蹙額。”再現五年前離別的背景、經過，真切感人。“七日至江戶，委頓隨提挈。就學法家言，中西欲貫徹。一住逾五稔，滄桑幾更迭。逐隊入都門，考功就評薦。回翔中書堂，鵷鷺同蟣虱。”從日本學成歸來，到北京接受考核。作者自視鵷鷺卻被當作蟣虱對待，內心憤懣抑鬱。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了母親的訃聞：“偶作海濱遊，歸來赴（訃）書悉。豈知一絕裾，終天成永訣。百悔已無及，萬死何足恤。賦此南征篇，哀恨猶可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作者的哀痛讓人感同身受。

（三）言志詩

余達父詩歌還抒發懷才不遇之感。余達父20歲補畢節縣學生員，一共參加了6次科舉考試，皆名落孫山。直至1910年留學歸國，纔成為法政科舉人。早年的科舉落第讓余達父苦不堪言，周素園《貴州大理分院余君墓表》載：“達父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務記覽，工詞章，謂青紫可拾芥取，而試輒不售。”余達父亦自謂“棘闈六戰北，螢案一經守。羊鶴屢斃耗，牛馬枉下走”（《送楊叔和大令之官豫中》）。《癸巳下第出省垣》《旅夜》《讀阮嗣宗〈詠懷詩〉》《擬鮑明遠〈東門行〉》《道中聞秋闈揭曉名錄》《歲暮》《代答宮人》《擬〈美女篇〉》《擬〈燕歌行〉》《擬〈西北有高樓〉》《古磚歌》《漢宮》《宮怨》《九月七日出筑垣》《昭君曲》等作品，或托物言志，或以史言志，都寫出了作者屢敗屢戰的雄心壯志。

（四）友情詩

余達父在詩歌中顯示出自己重情重義的一面。余達父一生坎坷，從小離家求學；中年遭逢家難，被迫留學避禍；晚年軍閥混戰，四處流落。國內國外，都有作者的詩友文朋，作者用詩歌真實記錄了自己重情重義的一面。

1888年，余達父拜入葛子惠門下，與葛正父成為同學。後來，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其文集《葛崇綱墓表》云：“余以文章交遊天下士，而性近孤僻。有始密而後

疏者，有始疏而漸密者，有偶然相值而不厭者。有居群處經在年時，渙然一散邈乎相忘者尤多。束發受書，談藝論道，數十年窮達不渝者，惟崇綱一人而已。”“同學數十人，惟崇綱與余尤善。”1906年秋葛正父去世時，余達父正留學日本，“哭之以四律，并匯銀百元賻之”。1911年閏六月余達父親往畢節瓦廠塘祭奠葛正父。《惺雅堂詩集》中，作者數次提到葛正父。

1906年春，余達父被迫泛海東渡，并在日本印成《惺雅堂詩集》，“裝卷猶用倭京殼”（1912年劉貞安題跋）的精裝本。他“博識能文，好吟詠，與日本詩人森槐南結詩社，輒主其盟，故頗負時望”（平剛《余健光傳》）。1909年前後，余達父在東京與森“思古吟社”“隨鷗吟社”雅集酬唱。“倭中文士泰斗”伊藤博文秘書森槐南、時任“隨鷗吟社”社長的永阪石塙、“經理郵船會社”的永井禾原、“自號夢舟居士，能漢詩文有著集，喜與文士讌遊，且雄於貲”的塚原夢舟、“量才詩將”近藤恬齋、日本名士靜岡邨松研堂，還有土居通豫、結城蓄堂等，都成了余達父的異國詩友。“交誼徹金石，千載永不磨。結此文字緣，融合漢與倭。”在《永井禾原將遊清韓，招同人留別來清閣，即席賦詩餞之》的結尾，余達父用這樣的詩句，表達了對日本友人的深摯情誼。

余達父與黃侃、蘇曼殊、郁曼陀、平剛、袁嘉穀、萬慎子等友情深篤。余達父現存詩歌中，與黃侃唱和的有十首，與郁曼陀唱和的有八首，與平剛唱和的有六首。余達父在瀘州與萬慎子一見如故，除為其《山愁山房文集》題詩外，後來還有詩作《送萬慎子之官豫章》《和萬慎子見懷韻卻寄》。余達父與雲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袁嘉穀詩交不俗，旅居北京期間，曾作十八韻七古《袁樹五以烏蒙近出土孟孝琚碑拓片見惠，賦詩記之》；1929年冬，余達父到昆明，作《袁樹五題余惺雅堂詩集依原韻和之》七絕二首，又作《題袁樹五臥雪堂集三十韻》，對這位詩人、書法家、教育家兼學問大家推崇備至。“革命和尚”“愛國詩僧”蘇曼殊，曾將自己的名作《本事詩》第九首寄給余達父，索求唱和之作。

三、余達父詩歌藝術特色

（一）內斂收藏、極盡曲折的文人之詩

余達父在文字、訓詁、音韻等傳統小學方面的造詣很深，他的詩歌沒有專門的篇

章闡述經學、史學的要義。然而經學章句、文史典故的運用在《惺雅堂詩集》中如天女散花，隨處可見，順手拈來，隨意驅遣。他在1923年所寫《題牟惠老自娛軒詩草》中說：“理我舊事業，訓詁詞章粕。上窺許（慎）鄭（玄）學，下衍劉玄焯。”所以，運用文史典故入詩是他詩歌的另一特色。

《惺雅堂詩集》開篇收了《漫成四首》：

長風吹浪海揚波，橫海千軍老鸛鵲。百粵雲山征赤雅，三宣天府艷紅河。
豈無少掾思投筆，應有降王待枕戈。惆悵中朝賢太尉，籌邊樓下幾經過。
燕山瘴海郁嵯峨，檄外生還老伏波。破虜孫堅初草檄，和戎魏絳夜鳴珂。
蒲梢未許來天馬，交趾終難戢戰鼉。太府年年籌餉運，將軍後帳醉顏酡。
玉女投壺休未休，桑田滄海幾度秋。陸沉應罪王夷甫，歛斷還輸馬少遊。
老將算年思用趙，書生挾策想安劉。隨珠大有沉淪恨，鐵網珊瑚仔細收。
韶光春夢去堂堂，不如臨風酒一觴。燕市狗屠多感慨，梁園犬子擅文章。
憐才愛掘豐城劍，乘興重游赤石岡，招手蓬萊舊相識，長風萬里接帆樯。

余宏模先生判此詩為余達父十五歲的作品，應該比較符合事實。這四首七律運用了長風破浪、投筆從戎、枕戈待旦、破虜草檄、和戎鳴珂、玉女投壺、滄海桑田、老將思趙、挾策安劉、隨珠沉淪、燕市狗屠、梁園文章、豐城劍、赤石岡等典故近二十個，涉及班超等近二十個歷史人物。且對仗工整，法度謹嚴，氣魄宏大，展示了雄厚的文史功底。

1911年11月4日，大漢貴州軍政府成立。1912年2月2日，滇軍唐繼堯入黔，顛覆了大漢貴州軍政府政權，掠奪了貴州辛亥革命果實。余達父悲憤至極，寫下了組詩《春興十五首》，真實記錄貴州政權旁落、社會秩序混亂不堪的現象。這組詩典故運用貼切，作者深厚的文化素養展現得淋漓盡致。十五首詩運用了猿鶴蟲沙、鑄成大錯、築臺避債、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祥金躍冶、鹽鐵均輸、借刀殺人、稱帝自娛、楊僕移關、秦廷痛苦、天人三策、虎頭燕頤、毀校防川、伏闕請命、畫虎類犬、蔡邕救琴、昆明劫灰等三十餘個典故，出現了孔僅等四十餘位歷史人物的名字，用典之頻繁足見其學問的淵博，簡直是信手拈來，看不出雕鑿的痕跡。這組詩同樣對仗工穩，

務求典故與本事神理相通，分寸悉合，顯示了學人的謹嚴與精審的本色。這組詩歌，如果不加注釋，對於不諳熟貴州辛亥革命史實者，是不知道其中所蘊含的深層意義的。

（二）融情於景、情景交融的詩人之詩

1893年，余達父去省城貴陽參加科舉考試，落第後滿懷惆悵，出省城時寫下《癸巳下第出省垣二首》（其一）：“瑟瑟金風吹不覓，長風驚雁卻風回。高峰落木雲收去，回野秋聲客送來。白壁有靈征卞璞，黃金無價築燕臺。山花不解炎涼意，猶向行人帶笑開。”此詩首聯渲染悲涼蕭瑟的環境，頸聯化用杜甫詩句“無邊落木蕭蕭下”，進一步渲染科舉落第後的抑鬱和傷感。頷聯用卞和泣玉和築臺求士典故，抒發作者懷才不遇之感。尾聯從借山花反襯心境的蒼涼，可謂“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此詩寓情於景，將一個落第秀才的困頓哀怨表達得淋漓盡致。

余達父的三弟早年招贅於雲南曲靖海氏，1894年，作者從畢節啓程入滇探望三弟，途經了威寧城郊涌珠寺，寫下了一首《涌珠寺觀井》：

折玉一方印，拋珠萬顆圓。魚寒吹細沫，龍蛰漱飛泉。特地探幽境，無心問老禪。歸來山色暝，城郭入青烟。

涌珠井又名“葡萄井”，所在涌珠寺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在威寧城東，今已無存。此詩首聯點題，以比喻手法寫水井如一方印信，寫水珠從井底往上涌，猶如千萬顆珠子向上拋灑；頷聯虛實結合，寫眼前奇景細膩生動；頸聯以“無心問老禪”側面烘托，突出了幽境，讓人陶醉；尾聯寫歸來已晚，再次突出幽境魅力，意境優美而有餘韻。

此外，余達父還有一部分李商隱《無題》寫法的詩歌。李商隱的這類詩構思新奇，風格濃麗，寫得纏綿悱惻。《惺雅堂詩集》中，以“無題”命名的詩歌一共二十二首，其餘如《竹城曲》《紀夢》等都含有李商隱《燕臺詩》《河陽詩》的風格，《碧鷄夢》直接效仿《河陽詩》。這類詩歌寫得哀怨華美，想象奇特，意境瑰麗，寄託深遠，好像在寫男女情愛，又好像在寫理想抱負，讓人產生朦朧迷離之感。

萬慎子謂余達父“其詩沉鬱勁健，取法少陵，而聲調之高朗，景光之絢爛，筆力之兀傲，有出入義山、東坡、山谷者”。羅振玉謂余達父作品“原本風雅，詞旨溫厚，非學養兼到不能道隻字也”。劉貞安謂余達父“尤耽詩句攬時弊，務探六藝弃糟粕。唐音不減陳正字，誼義端裁許南閣”。柳詒徵謂余達父“畢節余子，磊落英多。紛綸五經，皋牢百氏。服膺洵長，上溯結繩……聲韻之作，篇什尤富……綜厥詩景，跨越鄉賢”。

誠然，余達父詩歌的總體風格有類杜甫的沉鬱頓挫，可謂黔西北文學史上的杜甫。但是，清代後期，宋詩派風靡全國，自乾嘉以來，經翁方綱大力提倡，程恩澤、何紹基等推波助瀾，成為詩歌的主要流派。他們以杜甫、韓愈、黃庭堅為宗主，力求語必驚人，字忌習見，字必有來處，句必寓典故。鄭珍、莫友芝等都服膺於此，成為宋詩派的主將，對貴州詩壇有相當的影響。余達父自然而然受到了時代風氣的薰陶。余達父的詩歌，既是詩人之詩，又是學人之詩，不學一家卻自成一家。

四、《惺雅堂詩集》的版本

《惺雅堂詩集》現存最早的版本，是余達父侄孫、貴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長余宏模 1983 年於貴州省畢節市金沙縣契默鄉訪得。此本是一鉛印殘本，其中目錄、正文有少量殘缺，其餘部分基本完好，共十四卷，按年編排，收詩歌 610 首。此本依次收余達父自作的《惺雅堂記》，萬慎子、羅振玉、柳詒徵序，劉貞安《惺雅堂詩集題後》，賀國昌《題惺雅堂詩集》及袁嘉穀《題惺雅堂詩集》。此本為余達父生前親自校訂的版本（以下稱“原本”），具有很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現在的通行本，乃余宏模據原本整理節選而成，由貴州省博物館原館長陳恒安題寫書名，1989 年 12 月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余宏模撰寫了前言和後記，其中收有余達父在壬子年寫的《惺雅堂記》，萬慎子、羅振玉、柳詒徵序，劉貞安《惺雅堂詩集題後》，袁嘉穀《題惺雅堂詩集》，後附周素園《貴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此本仍按原本順序節選，也是 14 卷，按年編排。但是，此本編選較為倉促，故錯漏較多。當然，此本乃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余達父詩歌面貌的拓荒之作，其價值功不可沒。

2001 年，余宏模整理的《余達父詩文集》由遠方出版社出版。此本仍以原本為底